

常山：“两浙首站”考析

王春国

美丽钱塘江源头常山县,史称“两浙首站”,并且,有碑之考,有史所载。

所谓“两浙”,这要从唐朝初年说起。

历史上,从汉代开始就出现“道”之概念,当时,道与县同级别的,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。而到了唐朝初年,分天下为十道,仅为州县之上的一种监察区。然,随之节度使制的施行,地方实权渐渐被其掌握后,“道”就演变为一个节度辖区的称呼。因为,节度使是唐朝的一个官职,从初设的军事长官演变为军、民、财三政于一身的地方区域长官。

江南道,就是当时十道之一,辖江苏(长江以南)、浙江、江西等地。唐朝道制,后又分为十五道。“江南道”就分为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、黔中道。

唐肃宗皇帝,即公元758年,江南东道被分成浙东路、浙西路。江南西道,就成了后来的“江西”了。当时,全国许多地仍然还称“道”。

其实,真正废除道而置路制是在宋太宗末期。各路设转运使,逐渐成为高级行政区,为后来的省制开启了先河。

推行路制,钱塘江两岸的常州、苏州、润州(镇江)、杭州、湖州、秀州(嘉兴)、睦州、等七州为浙路;越州、明州(宁波)、台州、婺州、衢州、温州、处州(丽水)等七州为浙东路。

两浙路屡分屡合,但不管怎么说,两浙路就不同其他路,有其自身的特点,即浙东、西路在财政上实乃为一路,仅设一司,通管两路财赋,在转运使司在行使监察职权时,仍同于提刑、提举司,只是则重东、西路的分工,故称“两浙路”。

两浙路治所《舆地纪胜》卷40《两浙东路口绍兴府监司沿革提举司》条记叙较为完整:“初置司,合两浙为一路,治苏州。寻徙杭州,宣和未分为东、西两路,东路治越。但,史学界仍对两浙路治的演绎有争议不决。”

让史学家去考析吧,不

管怎么说两浙路的区域概念已清晰,常山是两浙东路衢州府的一个县,处在与江西交界的边际。

“两浙首站”的命名,由来于“两浙路”地方行政区名。“首站”特指南方八省达京之土的第一站。

常山县,自唐朝肃宗皇帝时,即公元758年,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分立后,就成为两浙路的边际县,也就是那时起,出常山通闽赣湘粤桂黔滇川八省的关隘就在常山,故有“八省通衢”之说。常山县城的西门命名“来远门”,意思也是指南方八省的远道而来,踏上两浙路行政区的第一步就是常山。所以,宋代朝廷命名常山为“两浙首站”并竖碑于常山县西的白石镇。

常山,自北宋起,南方八省到京城之路,就是从常山的“两浙首站”走钱塘江水路转大运河到达京城,尤其南宋时期,都城在杭州,常山“两浙首站”更加名副其实。

守坟人勇斗日本鬼子

林华

天马街道天安村于2013年原中峰村与石坝村合并的,原中峰村鲁家自然村曾发生过守坟人勇斗日本鬼子的故事,至今仍在当地一些耄耋老人中传颂。

1942年,日本鬼子的魔爪伸到了常山,伸到了原中峰村鲁家山自然村。那是个晴朗的夏日,勤劳的村民们都在田地里劳作,或到山上砍柴。女人们洗衣的洗衣,摘菜的摘菜。大约上午9点左右,村口有人喊:“日本鬼子来啦,快要到村口了。”听说日本鬼子来了,村民们赶紧逃往山里去躲藏。有一守坟人正在坟山上砍柴,父亲在山脚下喊他赶快躲起来,他不听,继续顾他砍柴。因为他自恃有些武功,想瞅机会教训教训凶恶的日本鬼子。

不一会儿,日本鬼子进村了。他们恣意冲进村民们的家里,没见到人,就翻箱倒柜,专门抢劫值钱的东西,连猪羊鸡鸭也未能幸免于难。一时间,村庄里鸡鸣狗吠,乌烟瘴气。守坟人在屋后的山上恨得咬牙切齿,

恨不得立即冲下山杀鬼子。

这时候如果他躲进柴禾丛中,也许鬼子们发现不了他,可是他偏偏不躲,并且还大声怒骂鬼子们是豺狼,是强盗,是不得好死的短命鬼。鬼子们虽然听不懂,但感觉是在骂他们,其中一个鬼子端着枪往山上赶来,其他鬼子牵着猪羊及抢劫到的东西离开了村子。鬼子到了他跟前用枪指着他说:“快地开路,给我们当挑夫,不然就死啦、死啦的。”守坟人故意慢慢地走,拖延了一会看那一群鬼子已走远了。他猛地转身夺掉鬼子手中的枪,然后飞起一腿将鬼子踢倒在地。接着他勇猛地扑上去,左手掐住鬼子的脖子,右手猛击鬼子的头脸。打了一阵子,他见鬼子不能动弹了,才松了一口气。

他以为鬼子被打死了,其实鬼子没死,因为他在这个勇猛的中国人手里,别说还击,就连招架之力也没有,所以他就装死,而且装得挺像。

守坟人太麻痹了,他走

开时也没将鬼子的枪拿走。就在他离开50多步的时候,鬼子挣扎着坐起来,随手捡起身边的枪,颤抖着举起枪对着这位年轻人。他父亲躲在对面山上树丛里看得真切,大声喊着叫他快扒下。可是晚了,随着“呼”的一声枪响,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倒在了血泊中。

枪声惊动了已走出村口的鬼子们,他们迅速地往回赶。看到被打得伤痕累累的日本兵,鬼子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,大意是问那个日本兵是怎么回事。受伤的鬼子兵手指不远处被打倒的人,然后就晕过去了。

鬼子们走到守坟人的尸体旁边,用脚踢了几下,看已经死了,仍不解恨,到村子里放火烧了好几座房子,然后搀扶着那个受伤的日本兵离开了。

虽然有人说守坟人太傻,惹恼了鬼子害了乡亲们,但多数人说,守坟人是英雄,有骨气,敢于同日本鬼子斗,值得大家学习。



痞子英雄（六）

作者 马朝虎 口述 王祥生



王祥生(右)和战友在一起

一条安全通道终于被打通了。

我一声令下,战士们发起了冲锋,于拂晓前歼灭了934高地守敌,顺利地完成了任务,并在高地上防御。

连长负伤后,被送到后方医治了,连里的很多工作都由我来代理。

那天,我靠在堑壕里抽烟,1班长何伟忠走了过来,要过一支烟也抽了起来。他突然转过身问我:“王班长,打仗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?”

我都当上副连长了,何伟忠还是习惯叫我班长。

自那天何伟忠跟我共同协作拿下敌方“A”字形掩体,各抓了一名俘虏后,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。何伟忠是广西恭城县人,比我还早入伍1年,资历比我还老。

我说:“想考大学。”

听人说,立二等功的退伍军人参加高考,有20分的加分,我打心底里想多学点知识。

何伟忠看向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,轻声地说:“打完仗后,我只想回家,回家好好过日子。”

亲历过生死的人,最想的就是好好过日子。

然而,这个小小的心愿很多人不能实现。何伟忠就是很多人中的一个。

在高巴岭934高地防御了两天时间,3月4日,一道命令又下到连里,要求立即攻打5号高地。

何伟忠找到我,要求带尖刀班去侦察路线和敌情。本来,我想自己带尖刀班的,犹豫了片刻,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:“你千万要小心,等打完这仗,可能真的可以回家了。”

“对,回家。”何伟忠朝我点了点头。

检查完装备,何伟忠带着尖刀班踏上了征程。我目送他们渐渐走远,直止消失在视野里。

那一天,我总有些心神不宁,不祥的预感挥之不散,好像真的要发生点什么。

没过多长时间,一名战士飞速赶回来报告说,尖刀班误入越方地雷区,班长何伟忠被炸伤。

又是遇到雷区,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带上一支冲锋枪,我立即赶往现场。在距离5号高地1公里左右的一个山岔里,只见何伟忠躺在地上,几位战士围住他,又都束手无策。

何伟忠触发了一颗绊发雷,仰天

倒地后,战友们上前要救他时,他发现自己的后背和左脚各压着一颗松发式地雷。

这种松发式地雷被踩中后,并不会立即引爆,对地雷施加的压力会触发释放引信的保险销,此时地雷就进入了爆炸待机模式,一旦压力消失,既踩中地雷者抬脚离开地雷,引信就会触发弹簧,弹簧击打撞针冲击火帽,最后引爆地雷。

可恶的地雷。

何伟中拒绝战友们救他,是担心地雷爆炸后伤及战友。

看到我气喘吁吁地赶到,何伟忠粗着嗓子吼道:“你们快走,谁也别理我。”

“你是我的兄弟,怎么能不管?”我把一只手轻轻地伸进何伟忠的后背,准确地按住了那颗地雷,以防它受力起爆,然后让战友们抬起何伟忠的上身。我腾出另一只手用匕首从地雷下方挖出一条沟,拿一根鞋带从地雷下方的沟里穿过,垫上一块石头并系紧。这一排雷技术我是从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兵那里学来的。用同样的办法,我把何伟忠脚上的那颗松发式地雷也排除掉了。

我背上何伟忠就往回走,后背上粘稠稠的,全是他的鲜血。他问我:“王班长,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?”

我奋力往前跑,说:“快了快了。”

刚跑出10多步,我感觉后背没有了喘气声,回头叫他,他再也没有答应了。

两个我最尊重的战友朱积生和何伟忠都死伤在越方布设的地雷上。带着一股子怒气,我和战友们奋勇杀敌,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报仇。

我们成就了名垂军史的“高巴岭激战”,在这一场持续长达十昼夜的争夺战中,战友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“攻如猛虎、守如泰山”。

但胜利,都是用鲜血和年轻的生命换来的。

1979年3月5日,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。3月9日,广西军区独立师各团撤出阵地,回到了国境内。

许多战友,他们永远回不来了。

想不到,我也差点被地雷夺去性命。

回到国境内后,我们连在中越1号界碑附近一个叫青龙岭的地方驻防,我方工事与越军工事遥遥相望,相距500来米。

(未完待续……)